



台灣的原住民音樂文化，並沒有遭遇到世界性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而被這全球性的文化綜攝的洪流所吞食。

吳榮順

## 原住民樂舞教育面臨的文化涵化與文化共頻現象

原住民音樂・舞踊教育が直面する文化変容と同調化現象  
The Phenomena of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al Entrainment  
Aboriginal Music and Dance Faces

吳榮順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傳統音樂系主任)

台灣的原住民族在語言上雖然都屬於南島語族，但其音樂文化的多樣性與族群音樂異質性的呈現，儼然是在一個共通的南島文化框架下，衍生出同中有異，繽紛雜陳的南島音樂系統。「分歧」是台灣原住民音樂共同的本質與文化資產，因為「分歧」、「雜陳」造就了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的「繁榮」與「滋長」，也因此在台灣為主體的四大族群音樂中(福佬語族、客家語族、南島語族、新移民)，益顯突出。

一個文化的承襲與發展，最怕是在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價值與單一美學思維的人為操控下運行，勢單力孤或沒有文化自信的貧血民族，必定放棄自我的音樂文化而惟馬首是瞻，中國大陸的戲曲音樂發展就是

如此。幸好台灣的原住民音樂文化，並沒有遭遇到這種世界性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而被這全球性的文化綜攝的洪流所吞食，相反的台灣的原住民音樂仍然以傑出的異質性與多樣性傲然於台灣的文化叢體中。但我們憂心的並不是全球性文化侵略的問題，也不是台灣漢族主流文化的啃食效應，反而是原住民族群內部另一個強勢文化(阿美族音樂)漸漸的、默默的蠶食鯨吞了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我稱之為「內在的文化涵化現象」(interior acculturation phenomena)。

環顧這幾年來，在政府強力的文化節慶活動催促下，每個原住民族群的樂舞都有大展身手的機會，從保存和承襲的

角度來說，無疑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然而，當族群與族群互相競技、炫耀所長的場合，就會出現「文化共頻」現象(cultural entrainment)。係指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有機會邂逅或碰撞到另一個類緣音樂文化，假如兩個音樂文化間互有相同的音樂參數(musical parameter)，例如音階、節奏或演唱語法(singing idiom)時，兩文化間就會出現弱肉強食的情形。相對弱勢的文化體即將隱藏或放棄自我，而轉借強勢的他者音樂文化來豐富自我，因此我們經常會發現鄰族之間的音樂文化常分不出彼此，例如，強勢的阿美音樂已幾乎席捲了卑南族和噶瑪蘭族的音樂，這就稱之為「文化共頻」(cultural entrainment)的現象。

我們知道，一個族群音樂的傳承，不外乎依循承襲(inherited)與轉借(borrowed)兩個主要手段，兩個或兩個以上族群音樂間的互相影響、我的可能是你的、你的可能是我的，或完全扞格不入、特立獨行，端視這兩個族群音樂間的音樂要素是否能夠產生所謂的「文化共頻」現象。

在族群分類上，平埔族雖有九或十個族群之多，但現階段保存自我族群音樂現象的族群，只有邵族(Thao)、巴宰族(Pazeh)、噶瑪蘭(Kavalan)及西拉雅(Siraya)等四族，其餘的平埔族群音樂早已被漢文化(Han culture)同化(assimilation)殆盡。這四個平埔族的族群音樂現象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族人以通用的族群語言來運行其音樂系統，諸如邵族、巴宰族、噶瑪蘭等三族就是其歌謠仍以該族的語言來演唱；第二類的族群音樂則是曲調與歌詞仍保有族群的傳統要素，由於該族群語言已經消失殆盡，因此族人已無法解釋歌詞的字意，只能強記流傳下來的歌謠，西拉雅族的音樂現象即是。

雖然這四族在台灣社會的政治及族群定位上，命運各有不同，但在音樂文化的保存及實踐上卻大同小異，「頑強的保有自我特定的音樂系統，卻不時遭受鄰近強勢民族文化的侵擾、洗滌，音樂中的吸收、消化、轉借、變形的痕跡處處可見。從此四族現有的音樂現象觀之，儼然就是音樂中的主題、音型變奏與性格變奏的並

置與平行。主題是傳統音樂的延續與矜持；音型變奏是在傳統的基礎上，轉借鄰族的音樂片段來填補該族音樂文化上的小空隙；性格變奏則是文化上的完全採借，讓後代完全感覺不到原型文化的存在。」

這四個平埔族群，在與週邊族群相處後，現階段所保存的音樂，哪些是承襲自該族的音樂傳統，又有哪些是轉借或來自鄰族影響所衍生出的音樂。前者可以透過田野訪談與記錄，知道哪些音樂承襲自傳統，後者則須透過各族音樂系統的比較，才能理清此與彼的關係。因此，從音樂人類學的觀點，從族群之間轉借後衍生的音樂現象，可以解析族群音樂包容與再生的能量與條件，進而讓我們來審視這股能量與條件為何是鄰族間音樂相容與平行的最大公約數，這也是族群音樂面臨傳承或現今原住民族樂舞教育上，我們必須先去理清的觀念，否則原住民教育下一代的音樂和舞蹈，其實是經過了一套社會化的涵化和共頻現象的結果，教育者卻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那傳下的是「真傳統」還是「假傳統」，值得我們深思。◆